

走出文革連載25

走出文革

救美

(接上一期)

斜陽草樹，尋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想當年，金戈鐵馬，氣吞萬裏如虎。

辛弃疾的《京口北固亭懷古》一詞慷慨悲壯，豪情無比。如今，這如虎的金戈鐵馬忽然娘娘腔起來，豈不滑稽。

娘娘腔的楊立人倒是頗有地下工作的經驗。他一邊大聲哼唱，一邊小聲和我交換情報。原來，他也不是戰場上的俘虜，但因炮打《紅旗》雜誌一事，414 視他為反動學生。他從外地回學校時，沒料到斜陽草樹，尋常巷陌中埋有伏兵，被逮個正着。

沈如槐在他的《清華大學文革記事》一書中提到：孫華棟被團派的人打死後，“414 的人對‘狗熊’（團派一名武鬥人員的外號，學生）無端綁架殺害非武鬥人員的行為異常憤慨，決定伺機綁架團派人員，作為人質扣押在科學館。”

於是，一批和平居民被伺機請進了科學館，先後成為我的難友。這些人雖然是被隨機抽樣綁架來的，但倘若將各人的命運和在文革時的遭遇疊加起來，却也構成清華文革的一個縮影。除了楊立人，列舉這些難友的經歷也是一件有趣的事。

曾昭奮，土建系教師，文革期間參加了以清華教師為主的“紅教聯”組織。因為紅教聯遭到 414 派的猛烈批判，曾也就被請進科學館說清楚。我不知道曾昭奮是否在棍棒之下將他和紅教聯的問題說清楚了，但我猜想很難。直到今天，關於紅教聯的是是非非，當事人和研究者或出書著文，或在互聯

網上爭論得不亦樂乎。

1997 年，紅教聯的主要負責人陶德堅在加拿大去世。她在病榻上寫下長篇回憶錄《風雨人生》，給世人留下了關於這段歷史的重要資料。

當年，414 派對紅教聯不遺餘力的批判可謂影響深遠，不僅像唐少杰那樣沒有參加過文化革命的文革研究權威會在他的專著《一葉知秋：清華大學 1968 年百日大武鬥》中沿用 414 派對紅教聯的批判，就是我這種經歷過這段歷史的人，也一直以為紅教聯的成員中有很多壞人。

曾昭奮出身於廣東潮汕農村的一個世代華僑家庭。因為紅教聯一案，他被定為敵我矛盾。四人幫倒臺後，他雖然被恩賜為人民內部矛盾，但先是“犯政治錯誤”，後又修改為“屬一般錯誤”。

這種對個人的政治結論留有尾巴的處理方式不過是為了讓那些誣陷他的材料可以繼續存活在他的個人檔案裏吞噬他的餘生。

然而，經歷了種種磨難後，曾昭奮和陶德堅都成了受人尊敬的學者。

在我看來，文革中各派的政治觀點不會在歷史上留下多少痕迹，祇有個人的命運才值得人們去關注和深思。

1998 年，已成為建築界著名教授和《世界建築》主編的曾昭奮在《讀書》上首次披露了我們在科學館中的遭遇。十年中，他的這篇文章引起不少人向我問及文章背後的故事。

左羽，清華職工，和清華行政處的一個姓黎的工人在去領工資的路上中了埋伏，一起被關了進來。好在科學館裏住宿和吃飯都不收錢，工資沒領到也不礙事。

1949 年前，左羽參加了共產黨地下組織。1957 年，因給清華黨委提意見被打成右派，雖然他倒是姓“左”。文革伊始，清華園出現反黨委的大字報，有人貼了一張保黨委的大字報《右派笑了》，警告反黨委的群眾不要重蹈 1957 年右派的覆轍。這“笑了”的右派指的就是左羽。

被打成右派後，為了不連累妻子和女兒，左羽離了婚。他別無所求，唯一難以割捨的是和女兒之間的情感，常常想去看望她。可是才十歲的女兒在學校裏受的教育是“右派就是反動派”，不肯見他，還將他買給她的玩具扔了出來，說她不要反動派的東西。在科學館的黑暗中，當他講述這段人生經歷時，不禁潸然淚下。

雖然我對 1957 年反右中發生的事和人物有濃厚的興趣，但那時我對右派分子的認識大體上和左羽的十歲女兒處於同一水平。左羽使我開始了解到右派分子也是有血有肉有感情，並擁有理想的人。他們苦難而沉重的人生遭遇令人同情和發人深省。

賈振陸，數力系學生，和我同系，但高一級。他白天和女朋友吵架，深夜回清華，憂心忡忡，慌不擇路，被 414 派的人伺機綁架。在科學館的黑牢裏，他無比追悔他和女友的那場爭吵，也十分焦慮他和女友爭吵後的突然失蹤會有什麼後果。難友們紛紛幫他出主意，並要求看守設法通知他的女友。

多年後，他出任華夏銀行技術總監，在上海開會時特意來看我。舊事重提，當年的痛苦都成了開懷的笑料。

陳家寶，無線電系學生。他的女友傅烈和加入 414 派的萬潤南，二十多年後的風雲人物，有過“姐

弟情”。陳家寶被抓後，受到特殊優待，大家都很好奇，以為陳家寶是甫志高式的人物。

沈如槐說，老四從不虐待俘虜。或許，陳家寶倒是可以作為他的一個例證。

六月中的一天，科學館屋頂上的高音喇叭突然廣播了陳家寶退出團派加入 414 派的聲明。陳聽到廣播後通過我秘密挖好的小洞傳給我一張小

紙條，說那個聲明是偽造的，他沒有當叛徒。為了討回他的清白，他準備越獄。

今天的人們已經無法理解陳家寶為了證明自己對某一派群眾組織的忠誠而冒險越獄的行為。但在那個年代的許多青年學生就是這樣盲目地為所謂的真理而獻身。陳家寶如此，那些拿着長矛參加武鬥的大多數學生恐怕也是如此。

在這之前，我曾經逃跑過一次。逃出科學館後見大門右側有一看守坐在椅子上便立即向左轉。因為心慌，加上塑料涼鞋在煤渣子地面上打滑，一出門便摔了一跤，但倒下時見看守尚未完全站起，又很快爬了起來，順手將門口的自行車架等雜物向後扔去，給追來的看守設置路障，一口氣衝到了草坪。

可惜老四在草坪旁的路上設了流動哨，追上來，將我撲倒在草坪上。隨後，十幾根長矛直逼我的眼睛，成為我在科學館裏最為驚心動魄的一次經歷。

我雖然逃跑失敗，全身又被鋼絲捆綁達二十多個小時，但我因此知道選擇另一條路綫從科學館逃走是可能的。

六月中旬已屬夏令，守衛科學館的學生每天都要午睡，門口祇留一人把守。科學館的廁所就在大



本報特約作家 葉志江

門口，祇要利用上廁所的機會，乘其不備衝出去，就可能成功。

我將我的逃跑經驗告訴了陳家寶。在以後的幾天中，陳每天在他的牢房中原地跑步，為越獄做準備。

一天中午，我們幾個俘虜一起被帶到門口上廁所。當我們都已出來後，遲遲不見陳家寶的動靜。我明白他跑，便對領我們上廁所的看守說：“你先將我們送回牢房吧，否則我們一起逃跑，你抓哪一個？”看守不疑有詐，便在告訴門口放哨的學生廁所裏還有一個俘虜後，帶我們走了。

結果，陳家寶果然乘虛逃跑了。陳逃跑的當天，便通過團派的高音喇叭廣播了他的聲明，指責前幾天 414 派廣播的他的叛變聲明是偽造的。

這一事件讓 414 派的學生十分惱火。他們準確無誤地判斷出我知道並配合了陳的逃跑，我也就被理所當然地痛打了一頓。

在陳家寶逃跑前，每個俘虜都能享受住單間的待遇。所謂單間，實際上是學生做光學實驗時用的一個狹長暗室，不到三平方米。暗室之間用木板相隔。(未完待續)

民國風雲錄連載2

民國風雲錄



本報特約作家 陳志輝

節選一 汪精衛得意半生

1926 年 1 月，國民黨“二大”閉幕後，基本上形成了汪精衛主持黨政、蔣介石主持軍事的局面。

42 歲的汪精衛，已跟過去那個慷慨悲歌的熱血青年判若兩人。當年汪之激進精神，正如他在《民報》上發表《革命之決心》一文中所論：革命黨人的角色有二，一作薪，一作釜，而自己願以生命充作革命之柴薪。

1910 年，汪精衛親自策劃和實施刺殺清廷攝政王載灃，不幸事敗，後與同黨黃復生一起被捕入獄。他自料必死，吟詩言志，其中一首《慷慨篇》感動天下，一時為國人傳誦。

由於謀刺攝政王是一個大案，民政部尚書肅親王善善親自審理此案。善善看到汪詩中的“慷慨歌燕市，從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負少年頭。”不禁大贊壯哉！

這位肅親王亦非等閑之滿清貴族，是清廷中難得的一位改革家，他認為：現在正推行立憲，革命黨不祇一兩人，若來一個殺一個，冤冤相報，何時可了，不如從寬處

理。這個理由居然說服了攝政王，致使宣統皇帝下旨，免兩人一死，改為無期徒刑。

服刑期間的汪精衛，在肅親王善善施展的各種軟化手段面前，逐漸陷入左右矛盾的處境，產生了消極妥協的心理。善善用睥睨一切的長者姿態，以探討學理的賢士風度，廣徵博引，侃侃而論，懾服了這個血氣方剛的革命青年。

汪精衛的思想逐漸發生變化，他在獄中所作《有感》一詩中，已把革命黨與清王朝之間的殊死鬥爭，喻為兄弟相殘。經過這一番刑的過程，其剛烈和衝動有所收斂，自省和忍耐有所增強，不自覺地從“革命之薪”向著“革命之釜”轉變。

1911 年 10 月武昌起義爆發，辛亥革命開始了。清政府為了緩和局勢，祇好一面起用袁世凱執政，另一面將汪精衛等人公開釋放。

汪精衛出獄後，經梁士詒介紹與袁世凱之子袁克定相識。兩人一見如故，頗相投契。其後，汪受邀登門會見袁世凱，被這位城府深厚的主人大肆誇獎一番。汪聽後身感飄然，覺得頗為投機，祇感相識恨晚。在袁世凱的建議下，精衛與克定結成金蘭。

別後，袁世凱寫信給梁士詒，囑他籌款 10 萬贈送于汪精衛，作為汪南下的路費。汪出身清苦，一生未見過如此厚禮，不免大吃一驚，認為非義之財萬難接受，初始堅不肯要。經梁婉言勸說，汪接受大洋 1 千元，退還了 9 萬 9 千元。

南北議和開始後，汪精衛被南方 11 省代表推舉為議和參贊。12 月 17 日，汪由北京經武漢來到上海。他的情人陳璧君聞訊，專程趕來上海相聚。

陳璧君比汪精衛小 8 歲，出生

於馬來西亞檳榔嶼的華僑巨富之家，從小接受的中英文教育都相當完備，並有很高的愛國熱情。通過同盟會的刊物《民報》，璧君讀到精衛的論戰文章，洋洋灑灑，筆鋒犀利，如投槍，似匕首，駁得保皇派告饒投降。又聽聞汪精衛風流倜儻，人才出眾，在她心目中就有了白馬王子的影子，欲求一見。終於在 1907 年，24 歲的汪精衛到檳城宣講革命，陳璧君每臨講演必到現場。當時有人稱，汪精衛的講演“不但能把死人說活，而且能把活人說死”，激憤時怒發衝冠，悲痛時聲淚俱下。璧君在下面，心魄都被勾住了，隨之上下起伏，“汪喜亦喜，汪憂亦憂。”

陳璧君雖年方二八，但生得并無動人之處，小時較胖，還被人起了一個“肥環”的外號。盡管陳處處表現對汪的親近，汪却對陳說：“革命家生活無着落，生命無保證，革命家結婚必然陷妻子于不幸之中，讓自己所愛之人一生不幸是最大的罪過。”並發誓說：“革命不成功就不結婚。”怎奈汪越說不結婚，陳反而越痴情于他。

後來汪精衛不顧孫中山、胡漢民等人勸阻，執意組織暗殺團，“與虜酋拼死”。陳璧君堅決參加了進去。到了快要行動的日子，汪找陳進行了一次嚴肅的談話。

汪說自己決意犧牲，而希望陳再認真考慮。陳回答說：“我不是為刺殺攝政王來的，而是因為愛你才來的。當然，這件事我們一起幹。不過，萬一我們兩人都能活下來，我願意把一切都獻給你，做你的妻子。希望你能够答應我。”

既然到了這個生離死別的地步，本來并不愛璧君的精衛，也為她的真情實意所感動，便答應了她

的要求。後來國民黨內盛傳，當日陳璧君主動獻身，兩人初試雲雨情。

不料，在陳璧君奉命去日本買器材的時候，汪精衛却被捕了。璧君從報紙上得到消息後，心急如焚，四處奔波，求救汪精衛出獄。後來，她在別人的幫助下與汪取得了通信聯繫，兩人的愛慕之情隨着通信與日俱增。

現汪、陳二人歷經艱險，久別重逢，喜悅之情，難以言表。從此兩人形影不離，生怕又出意外。

南北議和中，汪精衛極意斡旋于南北之間。顯然，他已經完全被袁世凱所徵服，到處散布總統非袁莫屬的言論。孫中山就任南京政府臨時大總統後，最初反對議和。汪竟反議說：“你不贊成議和，難道是捨不得總統嗎？”這與革命黨外一派意見相呼應，令中山深感壓力。

1912 年 2 月 13 日，孫中山辭去臨時大總統職務，讓位于袁世凱。在留任期間，3 月 11 日，他頒布了《中華民國臨時約法》。4 月 1 日，中山正式解職。

汪精衛成了開國功臣。革命成功了，他決定兌現結婚的承諾。1912 年 5 月，汪把陳璧君介紹給全家族人，後正式舉行了婚禮。

其時，未及而立之年的汪精衛還抱着理想，自命清高，主張退出政壇。他同吳稚暉、李石曾組織進德會，提出“不做官、不做議員、不嫖、不賭、不納妾、不吸鴉片”的“六不主義”。

袁世凱念汪精衛斡旋之功，資助其偕妻陳璧君赴法國留學。汪屢受袁世凱資助，理想就打了折扣。孫中山曾多次電召他回來參與同袁的倒行逆施作鬥爭，他也時來時往，沒有一直跟在中山的身

邊。法國從此也成了他的避風港，事業一有不順，就去法躲避一時。

1916 年，復辟稱帝的袁世凱在國人唾罵中死去，黎元洪出任大總統，但實權却落入了國務總理段祺瑞手中。他們肆意踐踏《臨時約法》，拒不召開國會，孫中山在國內掀起了護法運動。1916 年底，孫再次電召汪精衛回國。這一次，汪不再有顧慮，回國實際參加了革命陣營的工作。

1917 年 9 月 10 日，廣州軍政府成立，孫中山就任軍政府陸軍大元帥，任命汪精衛為秘書并代理大元帥府秘書長。從此，汪精衛一直跟隨中山，奉旨行事。他與胡漢民一起，成為中山的左膀右臂。

孫中山改組國民黨後，施行“聯俄、容共、扶助農工”的三大政策，又籌辦軍校，需要大量的經費，而當時國民黨十分拮据。大家研究認為，惟一的辦法祇有向海外華僑募捐。因陳璧君系華僑出身，與各地華僑有一定的聯繫，於是決定由陳擔此重任。她果然不負眾望，遠涉重洋，歷經辛苦，取得了顯著成績，共籌款 30 餘萬元，解決了國民黨人的經費困難，也解決了創辦黃埔軍校的一部分經費。這次募捐大大提高了陳在黨內的聲譽。

1924 年 1 月，在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上，汪精衛當選為中央執行委員，陳璧君當選為中央監察委員，夫妻雙雙進入了國民黨最高領導層。

1925 年 3 月 12 日，孫中山因患癌症與世長辭。誰來頂替國民黨領袖的位置，成了黨內外矚目的問題。一般認為，有可能繼承這一領袖地位的主要有 3 個人，頭一個是汪精衛，第二個是胡漢民，第三個是廖仲愷。(未完待續)